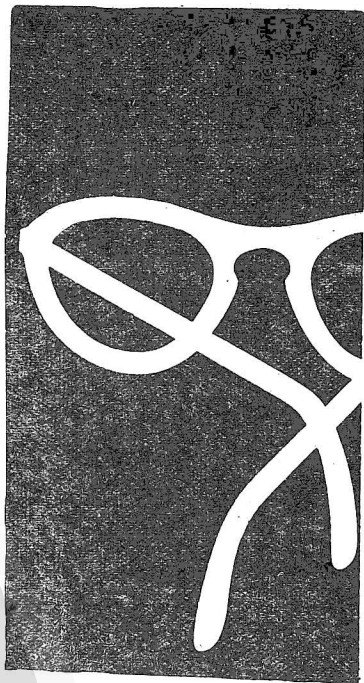


宿 者 外 海 與

(上) 平 生 話 士 博 錫 天 鄭

豐 道 袁



去年今日，我曾寫一文在東方雜誌第二卷第五期發表，題為『與顧少川大使談外交』並承中央日報（海外版）以『佳構轉載』，連登數天。現在作者與海外另一耆宿話其生平，這位耆宿是名震中外，功在國家，曾任我國駐國際法庭法官及駐英大使的鄭天錫（弗庭）博士。

說來奇怪，這兩位耆宿雖各有千秋，專長不同；一深諳外交，一精通法學；但却有數點相同之處：（一）顧鄭兩先生都在英語國家領得崇高的博士學位（前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公法及外交博士學位，後者倫敦大學最高法律學博士學位），並且都是名列前茅的榮譽學生。（二）他們兩位都先後做過我國駐英大使和海牙國際法庭的法官。（三）他們都是人人尊重，老當益壯的先進，鄭先生今已八十有六，顧先生亦八十有二，都是同時代的人物，前者長住倫敦，後者則住紐約。

鄭博士曾任過大學教授，法律編纂委員，大理院大法官（北京政府時代），國民政府司法部次長代理部長，倫敦中國文物展覽會特派員，國際聯盟清理委員，駐英大使，海牙國際永久法庭法官。曾一度在香港上海執行律師事務。現在還任永久公斷法庭公斷員與聯合國審問和解委員。

鄭先生雖專長法學，但對於我國先代哲人的學術亦精研有素。最可佩服的，就是他對英國的文學造詣甚深。他的英文著作達八種之多，大都介紹我國法典與孔孟之學。其中以『孔子模

型的中國』最得國際文壇好評，認為係研究中國文化的傑作，已有德法捷克文譯本問世。美國的圖書館都藏有這本名著。

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曾與鄭先生在歐洲相遇。前年在紐約郭長祿兄家又與他共餐暢談。過去他每年必來美一次訪問親友。去年因患攝護腺病施手術，留住醫院三星期，故此行作罷。今年復來美國，又在郭兄家共餐。嗣後在旅館我們暢談甚久，均有關其生平事蹟。

前年我看見鄭先生時，他已八十有三，身心健壯，迥異常人。我們一入席，他首先舉杯，要大家乾，並常勸人用菜，好像他是主人似的。這次看見，他顯得消瘦，因為攝護腺施手術體重輕了廿餘磅。但是精神尚佳，興趣亦濃。我暗猜這次入席後，他的作風可能會有改變。孰知一坐下，他又舉杯要大家一齊乾。以他的高年，他的食量是好的。外國人最忌年老肥胖，因此鄭先生的體重減輕未嘗不是一種好現象。這倒可為人瑞慶。

鄭先生的處世待人，有其特徵的人生哲學，幽默、忠厚、寬恕、涵蓄、豪爽、淡泊，與人無爭與人無忤。以孔孟之學，行佛家之道。他能頤養天年，誠非偶然。

本文取材於我們的談話和他的著作。內分兩部份：上部述鄭先生的生平事蹟，下部是我們的有趣問答：

生在福州，幼年勤學

大家都知道鄭博士是百分之百的廣東人，但

是很少人知道他是在一八八四年七月十日生在福州馬尾的。如果依照生地的話，作者可忝為他的同鄉。他何以會在福州出生？這段歷史是值得敘述的，因為後來，這影響他留學英國，甚至他的未來。

我國是一個農業社會，鄭先生的父親並非富有，祇薄具田產，日常看牛。香港離原籍中山縣——即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出生地，不過一衣帶水。多少年青人都想到那裏去發洋財。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。但是洋財沒有發，却獲得了主人的千金的芳心，並承許為快婿。那時粵人『移殖』於福州馬尾者為數頗多，且在商界擁有勢力。由於岳父的鼓勵，於是也『移殖』馬尾，還帶了太太和一位幼弟。

鄭公天賦厚享有一具壯健身體的本錢。憑其精力充沛，於日間工作之餘，進一夜校學習英文，特別喜讀化學書籍。結果，他居然在馬尾兵工廠做了火藥技工。因為他的鼓勵和提携，弟弟進了福州的海軍學校，嗣考得官費，赴英國皇家海軍學校留學深造。當時英國是全世界的最富強國家，可以說是它的全盛時期。叔父的函告，後來口述大英帝國無日落及其他故事，在天錫先生的童心裡便種下將來必須赴英求學的幼苗。

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爆發，法國艦隊進攻福州。鄭家避難逃香港。鄭先生生下來祇有九天。他的母親在驚恐中主張把嬰兒放在一個小箱子裡逃難。如果她的主張得遂，作者今天沒有寫這篇文章的對象，事還微小，而國家沒有這位文才並茂的哲人，那才重要。

當時懂得英文在香港是一種最好的謀生捷徑。不久，鄭先生的父親便在一間英國的洋行做起買辦了。這是當時人所羨慕而求之不得的職位，既有社會地位，又有相當收入。香港是一商務重心。一般家長所期望於子弟的，不外乎這些中英文，以便將來經商或繼續家業，他無所求。在這環境之下，一位真正有志於學的青少年便不免受近朱者赤的不良影響，但是鄭先生的父親志趣遠大，懷有『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』的信念，希望他的後生好好念書，考秀才，中舉人，再進一步考得進士翰林在朝廷做大官。這是過去農村社會裡讀書人的唯一出路，也是最光宗耀祖的出路！

有了這樣的家庭背景，鄭先生自六歲起便在鄉下進私塾，跟一位冬烘先生讀三字經人之初，性本善。他是很喜歡讀書，而又好勝進取的小孩。他尤其歡喜爭先到校以表示他最勤學。一到學校，便提高嗓子，高聲朗讀。有一天早晨，他實在到得太早了，剛坐下，塾師的侍者便警告說：『先生很稱讚你的勤學，但他現尚在熟睡中，可否請你嚙下留情，別這樣大聲念書！』

接着他又念了大學、中庸、論語、孟子，以及唐詩三百首等。雖然有如作者在幼年時一樣，讀書不求甚解，但大都念得會背。他幼童時求學地方是不定的，時而香港，時而家鄉，視父親的意旨和當時港島的瘟疫情形而定。因此塾師也常變換，其中有一位飽學而認真，視他如自己的兒子，循循善誘，教誨不倦；在港時却有一位因循苟且，像和尚敲鐘似的馬虎了事。但每逢類似事

情，鄭先生却有勇氣，向父親訴苦，要求改換教師。

像香港那種環境，凡是稍有抱負的少年都想學點英文，何況他的父親本人就能英文呢？十歲時父親要他日間念中文，晚間進夜校念英文，他很高興的念這蟹形文字。不久，便會念英文第一課了，第一句便是『湯姆日吃二個雞蛋，你瞧！他長得又肥又胖！』當時他那靈感的小腦子裡，很驚異為什麼中國人教小孩，開首着重人性，人之初性本善；而外國人却着重物質，開首便是吃雞蛋。話說有一天他從學校返家稍遲，大家都已用過午飯了，祇餘一些白飯和雞蛋，他看見雞蛋不亦樂乎，笑顏逐開，要吃三個，母親以為他是餓了，其實他剛念完英文第一課，正想和湯姆比賽呢！因此，他和雞蛋結了不解緣，一生都欣賞這食品。作者在旅館和他談話時，他還叮囑他的正妻要上街購菜的女兒：『不要忘記買二打雞蛋回來！』

大約是因為雞蛋之故，鄭先生長得特別魁梧，高六英尺，在南方人中可說是鶴立雞羣，如果相信看相的話，兩人北相是主貴。

鄭先生祇念英文一年，便停止了，因為父親不願意他同時學習中英文，用功過度，有害健康，在這時候，他的中文已經有了相當基礎。

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爆發，當時在香港的華人盛傳一種幼稚之說，說中國地廣人多，祇須每一個人向東洋鬼擲一石子，便可征服日本。結果是自己吃了一個大敗仗，蒙受奇恥大辱。父親對兒子解釋稱：日本之所以勝，是因為它吸收現代

科學，埋頭苦幹，積極改良，而我清廷顛頂，軍政廢弛，聽了，鄭先生的愛國情緒油然而生。

父親逝世，冒險經商

一八九六年香港發生瘟疫，死人甚多，父親立即把妻子送返家鄉。他本人却返港料理商務，置生死於不顧。不幸他竟被傳染而與世長辭。他雖遺下薄產，可以讓家人安穩度日，但孤兒寡婦，慘況難言。這在鄭先生一生當中是一很重要的轉捩點。

有一次，家鄉演戲，孩童們有誰不想去消遣。鄭先生乃求准於母親。她厲聲訓誡說：「好孩子，你的父親剛去世，你怎可以去看戲，你是吾家的獨子，年齡尚輕，我的責任是把你撫養成成人，成名立業，光宗耀祖。唯此方可以慰爾父於九泉之下，你在論語裡讀過孟母教子的故事，她是一位典型母親，也是我處世做人的模範，你得善體親心，克盡子職。鄭先生聽了很受感觸，淚如雨下，並且矢志要好好做人，以求毋負父母的期望。

作者常想：有些人讀萬卷書，開口禮教，閉口道德，但所作所為恰是相反；反之，另有些人則目不識丁，根本未受教育，祇憑耳聽口傳，細心觀察，對禮教道德却遵守不渝。我國數千年文化的能保全，後者之力實非淺鮮。鄭先生的母親並沒有受過多大的教育，但對兒子的管教，慈愛、溫暖與賢淑，使他終生難忘。

他很規矩，又很好學，族中父老對他都很同情，而寄予期望，但自父親逝世後，他的意志已

經變了，覺得讀書中舉並不是一種出路，反不如進商業學校，念好英文，繼續父業，從事經商。

他沒有到香港進「皇后學院」之前，在家跟其留學英國的叔父勤習英文與數學，因此，該學院招生考試時，他的程度很好即被錄取。但到香港讀書，食宿是一大問題，幸而在九龍有一間糧食雜貨店，他的父親還遺有一些股份，店東概允解決此一問題，祇是沒有空房，須在櫃台上睡硬板而已。但是鄭先生日間上學，夜裡溫習功課，到深夜臥「床」時已經疲累不堪，莫不鼾聲大作，深入睡鄉。有時隆冬一聲，滾到地上，到翌晨醒來，才知道「床舖」已換了位。但是他回想到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，和孟子所說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」的名言，他覺得櫃台硬板比著名的西門士 (Simmons) 的彈簧床褥還更柔軟舒適！

他在「皇后學院」祇兩年時間，英文程度早已離去湯姆吃雞蛋的階段了。他對算學很有興趣，凡是會算的人比較宜於生意經的生財大道，他考試的成績很好，但不幸瘟疫盛行，使他不得不輟學返鄉。

不久後，他復回香港。這次他不是開始嘗試做生意的滋味了，他雖缺乏經驗，但對糧食雜貨有點粗淺知識，即與親友合夥經營，不幸因主持非人，虧本關門大吉。諺云：失敗為成功之母，祇須能知體驗教訓，不蹈覆轍。

他改變方針，現在想找事做了，以出售他的努力與技能。他乃加入一俱樂部，以便認識商人，而廣招徠，果然他結識一位族人鄭禮卿。兩

人成爲患難交，遇事承其鼎力協助。

鄭禮卿是美國裁縫業經紀人，生意做得日趨興隆。天錫亦有時代其銷售縫機。因商場經驗豐富，交遊日廣，自己同時也經售歐美貨品，不多久，一間德國洋行聘他協助信託事宜，這涉及錢財事項，需人擔保，一位熟識的股商自告奮勇，提供保證；匪特此也，他長袖善舞與一位朋友開了一間出口商店，輸出頭髮、豬毛、米和鞭炮等。商店叫鄭氏公司，經理是鄭天錫，好神氣！顯然是一位商界鉅子了！

鄭先生服膺孔孟學說，故對人對事都有他的一套，負責任、守信義、誠懇懇懇、樂於助人，他那幅笑容和流利口才，也很惹人愛。有一次，他的父親說他恍似一外交家，另有一次，上面所述的富商將他介紹給親友時，笑謂：這是大使！想不到數十年後，這竟成了諺語！

數年經商，身兼數職，收入相當可觀，積蓄也頗不惡。於是留學英國的舊夢又湧上心頭了。當然，日俄戰爭，和報館主筆及維新派人物鄭貫公以及與革命份子時相往來，交換新智識，都予他以求學報國的刺激。

他雖有積蓄，但以之留學數年，仍嫌不夠。但如果等到了有了充份的錢才出國，恐怕年齡已老。他乃毅然決定出洋。萬一中途發生經濟困難，打算半工半讀。

但是他的母親另有她的想法。書不云乎「女大當嫁，男大當娶。」兒子已廿一歲了。在那時候，廿一歲不算年輕，會賺錢而不娶親，是會人言嘖嘖的。同時他又是獨子，負有延續宗族的重

大責任。而他呢，又是一個孝子，深知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』。心裡又想：如果結了婚，又生了孩子，親心既慰，他對他的留學計劃也許不會阻礙。結果便結了婚。出國前，太太已懷孕期待喜事。

怎樣以留學計劃說服母親呢？這真要利用外交手腕了。而鄭先生在那時就老於此道似的。他首先以此腹計密告鄭禮卿。他概允在他留學期間照顧他的家庭。這一要着，他安排好了。

其次，他『串通』族中的耆老紳士，請他們向他的母親勸解，如果有此必要的話。一天早晨，他們全體動員齊向他家來了，他心中有數，恭而迎之，但是母親從未見過這麼多的要人到家，意味着必定是爲了迎神賽會來捐款的，他們一齊開口：『大嫂，恭喜恭喜！』這一來，她想像可能是兒子獲中了香港馬票的頭彩，她都猜錯了，族神們緊隨着先後說些娓娓動聽的話，不外是：『聽說天錫姪已決定赴英留學；他的志向遠大，令人欽佩，也是你的亡夫平生之願，將來學成歸國，建功立業，不僅是爾家的幸福，也是吾族的光榮。留學數年，會有如飛箭似的過去的，你不應該有所憂慮，而應該有此賢子而感自豪驕傲：』。她從來沒有聽過這麼多人說她的兒子這麼多的好話；簡直樂不可支，忘其所以，最後，她答：『我是鄉下人，不知天下事，你們都老於世故，既認爲小兒出國求學，有遠大前程，那我就讓他去罷，橫豎他已結婚，有我與媳婦可以伺候他的祖母。』鄭先生聽了母親准許他出國留學，簡直比中了頭彩還更高興，所謂蒼天不負有

心人，確非虛語。

因日俄戰役，日本戰勝，他未赴英之前，先到上海日本一行，想看看那島國何以在短時期內能變爲如此強盛；他又看見很多留日學生朝氣勃勃，除努力求學外，志圖革命，推翻滿清，以便復興國家，擺脫外力壓迫。這一切都給他以深刻的印象與刺激，使知出洋求學，獲得新學識，以報效國家，實爲當務之急。

兩度留學，載譽歸來

鄭先生赴英留學兩次，一在一九〇七——一九一三年，一在一九一四——一九一七年，前後共十年。因母親從未嘗過香檳酒，他在束裝待發前，買了一瓶請她欣賞，而她呢，則在他啓程的前夕，很慈愛的向他的枕下塞進一個小包，說別忘記，也許有一天你用得着的，裡面是針線，使他想唐詩裡的：

慈母手中線，遊子身上衣，臨行密密縫
意恐遲遲歸，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

在那時候我國留學生不外是：(一)官費生，(二)家庭富有的子弟，但是鄭先生却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種。他的特徵是：(一)自己積蓄資費留學。(二)你看上面所述的他的少年學歷，他連中學畢業都沒有，可以說不是科班出身。他出國時已廿三歲。在那年齡不少青年已學成大學，進研究院讀博士學位了；在那年齡，有錢寫寫意，出國遊遊還學位了；在那年齡，置一切困難於不顧。其苦心壯志，實足令人欽佩，從現在美國人的眼光

看來，他是一位『自己做成』或『自我成功』的人。(Self-made man)

他到了倫敦後，起先住在人家裡，每星期食宿費二磅，菜肴甚佳，早餐還有兩個雞蛋和火腿，後來因爲銀行的存款數目一天比一天縮減，便搬到索費一磅一先令的人家，雞蛋也不見了。嗣經商洽加費，才恢復這美食。作者昔在法國時，讀過名著『最後的一課』，其內容是在普法戰爭後戰敗的法國青年，鄭先生讀英文時，念的是『最前的一課』可以說是前後爭輝。

因爲不是科班出身，進倫敦大學必須補習英文與其他必修課程，他請了一位私人教授名爲威廉斯者(A.E. Williams)擔任這種工作，他們情感融洽，不久由師生變爲朋友；到後來，課程變爲談話，一星期一二次，威士忌酒也參加變爲他們的伴侶，他們無所不談，他對英國文化與英國式的生活知之頗深，得力於威氏的教導啓迪者實非淺鮮，因爲先生的介紹，他又認識了兩位英國著作家。

鄭先生整整花了兩年的功夫，補習功課，日以繼夜，夜以繼日的埋頭苦讀；在這期間，對慈母愛妻，無甚佳音可報，唯每週一函，聊慰親心而已。他節儉度日，唯一的享受便是烟斗和啤酒，有一天，他路過攝政街，見飯店窗櫺裡陳列着顏色鮮美，液汁豐滿的葡萄酒，他看了饞涎欲滴，很想買半磅來『祭牙』，但回頭一想，家中老母既爲我留學而節衣縮食，我豈應有此享受？他便掉頭離去，但是他已有英國人的紳士氣派，沒有說『葡萄酒是酸的』。也許因爲他是預備學法

律的，腦筋靈活，怕飯店主人告他以誹謗罪！

一九一二年他以榮譽學位畢業於倫敦大學的法律系，翌年他又考入律師公會可以執行律師業務。他很有把握，自信可以考得律師的第一級第一名，但榜上發表他祇是第二級的第一名，這差多了，他很失望，乃向主任詢問究竟，原來是他所看的訴訟程序，是王寵惠先生送給他的一九〇六年出版的書本，時已七年，裡面的材料究嫌陳舊，可見凡事都可節省，而教科書却非要購讀最新最近出版的不可！

在這時候，他積蓄的錢也幾用盡了，遊子思歸，人之常情，他便於一九一三年買棹東返。他留學英國，原來祇想大學畢業，但因畢業時名列前茅，可有讀博士學位的資格，又聽說從來沒有中國人在英國領過法律博士學位，他便想百尺竿頭，再進一步，為什麼人家可以做到的事，我們中國人便做不到呢？再度赴英深造的壯志，乃油然而生。

他回到廣東原籍和香港後，大家都嘖嘖稱羨，側目而視，慈母愛妻尤其快慰異常。在留學期間，他失去了祖母和幼妹，這是使他痛心的事。現在他的社會地位與前不同了，富商名流也樂與結交了，有時候在美奧美輪的宮殿式家裡，母親也被請參與盛大的宴會。她那種愉快滿足的神情，在在表示：『有子如此，三生有幸！』

他一抵國門後，便有朋友——任廣東高等法院檢察官——請他出任廣州地方法庭檢察官。他婉辭謝絕，因為他志不在此，也不想從政之故。但是他的好友鄭禮卿却問他今後計劃如何，他據

實以告，說計劃再度留學深造，族友也確實够朋友了，即表示：『如你挈眷出國，你的老母和幼女可以住在我家，一切費用由我負責，我將侍候她們有若自己的家人，我的生意現在很興旺』。這種盛情厚誼，真使他終生不忘，因此在他所著『孔子模型的中國』裡特闢一章，述良友的事蹟。

在家團聚相當時日後，有一天母親特別高興，問他今後志趣如何？他即告以想再度赴英，讀博士學位，她好像有預感似的，即說：『我很高興知道你不滿現狀，希望領得崇高的學位，這實足以光宗耀祖，不過有一事，你得聽我；就是這次必須挈妻同去，否則真是對她不住，同時返國時，要帶一個兒子回來，因為女兒你已經有了一個，假如款項不敷，可以把爾父在香港遺下的地產出售。』她的瞭解、慈愛、賢淑、勤儉及教子有方，使他不知如何回報。他認為他之有今日，完全歸功於母親。

因為學有成就，受人重視，他的第二次留學費用很容易便籌足了。一九一四年他偕妻再渡印度洋，紅海和地中海，而至倫敦。在船上他集中精力想出研究的對象，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，結果是：『國際私法關於確定契約的能力的法規』。學校當局雖同意這題目，但却警告這問題太廣泛，恐不易滿足考試委員的要求，他不管三七廿一，主意既定，便全力以赴，終日在圖書館埋頭研究。

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了，上面所述的私人教授，於相談戰況之後，勸他撰文投諸『國民雜誌』發表，題為『一位中國人對戰事的看法』，內

容不外乎警惕英人應該內息政爭，團結禦侮，對其他協約國家不應採取秦人之視越瘠的態度，應該抓住時機，以爭取勝利。這是他的首次寫作，但想不到獲得不少的好評，這是一九一五年八月間的事。

一九一六年他的法律博士學位到手了，即電告母親，後來聽說她接閱電報時喜極而哭。我國駐英公使施肇基特設宴道賀，無疑的，他對法學的理論是有研究的了，但對實用方面却不免缺乏歷練，因此決定再留一年，以便進著名的律師樓實習。他是預備將在香港執行業務的，在這一年期間，不僅在實用法方面得到不少經驗，且會參加『交戰國因報復而對中立國所施的損害應負何種責任？』的論文競賽獲得獎金。

一九一七年正月他挈妻首途返國。他在倫敦獲一千金名叫英還，他的長女是他在第一次離國後生的，名叫錦還，這兩個名字湊合起來，是指由英國衣錦榮返。十年奮鬥掙扎，博士學位如願以償，人生的快慰孰有過於此者，他覺得自己的前途如花似錦。

北京做官，一帆風順

鄭先生首途返國時，戰事方殷。德國潛水艇肆虐海洋。他乃假道挪威、瑞典、芬蘭與帝俄，施肇基公使為便利他旅行，特別給他一個外交信差的名義。

同行的還有汪精衛，車上無聊，談及歐戰，鄭先生主張中國應該參戰，理由是德國戰略旨在速勝速決，現戰事延長，它終必失敗，故我國必

須參加，方能在和會取得發言權。在北京，他又認識了胡漢民，法律編纂委員會的正副主任王寵惠和羅文幹，他們都在政界嶄露頭角了。

因為想看慈母，歸心似箭，在京逗留不久，便乘車赴滬。不幸抵達數日，即患天花，一位三十多歲的人得此病症，真有點怪。痊愈後，他乘輪赴港，在船上拼命曬陽光，希望消滅或遮蓋天花留下來的瘡痕，可見愛美是人之常情，鄭先生亦不能例外。

在船上，外國籍的船長（船是中國人的）和他聊起天來，知道他受過西洋的高深教育，問東西人民的比較特徵何在？他答：西方人歡喜興奮衝動，而東方人則歡喜清靜安息，這因為我們受孔教、道教和佛教的影響之故。又西方人主張權利，而我們東方人則着重情感。

看見母親健在，闔家團聚，樂也何如。但是他是不能寂寞的，便申請加入香港律師公會，執行業務。第一次就是一場殺人案官司。他的巧妙的辯護，和措辭的得當，使首席法官驚異，讚賞不置！

香港究是小地方，不足展其長才。他想效力國家多看祖國大地，便於一九一八年再訪北京，因為朋友的婉勸久居，和愛慕舊都文物的優美，想不到一住便是十年！

記得在一九二五年，一位著名的廣東和尚到了北京，他擅長看相，凡是中國人，幾乎沒有一個人不看他相的，或是因為迷信，或是為了消遣。他看相不要錢，這證明他不是江湖派，更增加了他的身價，最奇怪的，就是他不限於吃素，酒肉都

來，俗語說是酒肉和尚，他也許是受了革命的洗禮。鄭先生約了五位朋友和他來家晚餐，燕窩，魚翅……美酒均全。飯後，和尚對各人看相，最後臨到鄭先生時，便說：「看你的耳朵又寬又長，假如你善自珍重，你的壽命是很長的，可能活到九十。至論你的事業，頗有精彩。但這可否稱為成功，那就見仁見智，各人看法不同，因為我們所處的是不同的世界。」後來聽朋友說，和尚會對人講：在首都他所看見的文人當中鄭某是一位非凡的人，如果你為他的良好前途打賭的話，你是不會輸的，鄭先生聽見這話之後，心中非常快樂，覺得那桌酒席並沒有白費，因之一般朋友都看重他了！

初進仕途，不明官級，他進司法部是一位起碼的辦事員，月薪一百二十元，這比普通初進部的人已經高了一些，好像是已經有點偏愛似的。部令指派他任法律翻譯監督，名字好聽，其實，他的工作完全是翻譯。

詩人李太白說：「天生我才必有用。」我國革命未久，政府亟思改善司法，當時司法界人士大都是在日本受過教育和訓練的人們，而受歐美教育的人却很少，物以稀為貴，也是天演公例。因此，鄭先生並無懷才不遇之感，認為遲早總有一天，他起初所受的委屈，會煙消雲散，重見光輝。

他差不多把所有中華民國的新頒法典，由中文譯成英文。這種工作有很大的好處，就是他獲得瞭解中國法律的機會。不久，他被調到法律編纂委員會，在王寵惠羅文幹幕下服務。嗣陞任

為該會編纂主任，並兼任司法考試委員及其他委員會的顧問等，最後陞到大理院大法官。以一芝麻綠豆似的起碼職員，在數年間變為司法界的達官要人，這確屬罕見的事。學問嗎？命運嗎？這些當然是促成的因素，但朋友多，人緣好，要亦不能謂為無因。

在北京時，他曾以專門委員資格，參加華盛頓會議，當時我國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與領事裁判權。因此，該會議派一委員會，到華調查司法情形與監獄制度等，王寵惠任我國代表，他任副代表，以此資格他曾陪同代表團視察各大城市。

在北京十載，起初四五年政局尚屬安定，後來政變頻仍，北洋軍閥誰佔據首都，誰便操縱政府。官吏薪俸是時發時緩的，就是發時也得大打折扣。適鄭先生家中人口增加了，有獲麟之喜，母親以傳代有人，特別感覺欣慰。為了生活，他也做起教書匠，在北大、朝陽、法大與鹽務諸校教課。一星期約三十小時，終日在北京街衝奔馳。幸而政府機關公務不多，及自己精力充沛，方能應付裕如。

北伐軍興，革命軍長驅北上，他希望朝氣蓬勃的國民政府，能夠統一國家，復興民族。同時上海的朋友勸他南下，改操律師業務，較為得計，他乃遣送家眷返廣東，自己一人赴滬。因為經濟拮据，他曾向上海友人借得三千元方能成行。

上海當律師

上海是我國商業中心，也是發財的地方，人

們所說的無非是貨價，金條和交易市場，文化是很少人過問的。領事裁判權給外人以治外法權，在租界裡有會審公堂，嗣改為臨時法院，經政府與列強交涉後，這法院改由我國人主持辦理。上海是英美商人的世界，華洋訴訟甚多，因之曾受英美法學教育及能英語的律師特別受人歡迎。

當臨時法院改為中國法院時，院長一職原請鄭先生擔任的，但經婉謝，一因他曾任過更高的官職，二因做官十年，仍是兩袖清風，其時年歲較高兒女成群，不得不為家庭的經濟前途想想。

他的背景那麼優良，業務自然興盛，中西人士及公司請他當常年顧問者不知凡幾，連當時的上海市長也在內，他的收入很不錯，生活亦比過去舒適，因此，他常能返粵省親。從物質方面言，要以此時他最感滿足快活。

他當律師有他的一套。他常說：不懂哲學，便不會深懂人性；如不懂人性，便不會做個好律師。這比祇知圖利，而不顧一切的律師當然不同了。

有一次，一對青年夫婦到他的律師樓，請求辦理離婚手續，他和他們個別談話後，發現他們過去是一見鐘情的，祇因霎時的忿怒和妬忌，想要離異，並無法律上的根據，他乃規勸他們不要鬧脾氣，凡事要從大處和光明的遠景着想。結果他們重修舊好，破鏡重圓。鄭先生還請他們喫了一頓豐盛的中飯，因此，他不僅喪失了一筆律師費，還付了一筆飯錢。但是他心感快慰，覺得曾為人類做了一件微小的好事。

正在律師業務欣欣向榮時，官運又突然來臨了。一九三一年冬，大約係汪授意，羅文幹來上海看他，說國民政府行將改組，他本人（羅）已內定為司法部長，請他出來相助，擔任次長一職，並對政治前途描繪得如花似錦。他婉辭謝絕，理由是在過去宦海十年，下來一貧如洗，環境現今改善，不應放棄。

一些時後，羅先生又來了，並且邀了彼此的好友同來，一齊要他出山，報效國家。又說如果將來對新職不滿，可以返滬重操律師業務，顧維鈞先生也來相勸。這一來，處境便困難了。為國家、為友情、還是為私利？結果是公爾忘私。

彩色電視時代來臨

中國第一本立體七彩雜誌出現

中國電視周刊

十月上旬出版

零售每本四元

徵求基本訂戶十萬戶

半年26期80元
全年52期150元

▲臺北市內訂閱請撥電話：三三〇二一五·七七〇六三九號

▲外埠訂閱請向當地郵局劃撥一三二九四號新亞出版社

本社獨家總代理

——遠東最美觀最暢銷畫報雜誌——

- 東方雜誌
- 今日世界
- 中華雜誌
- 企業家季刊
- 女性雜誌
- 中國文選
- 觀光畫刊
- 學生英文雜誌
- 兒童世界
- 今天畫刊
- 第一月刊
- 藝術人像攝影
- 香港影畫
- 中外雜誌
- 婦女與家庭

新亞出版社有限公司

全國
到處
有售

臺北市懷寧街八十二號 郵撥第一三二九四號